

梦里桃花系列



[香港]岑凯伦

琴荡心旌

124701
梦里桃花系列

旌心荡琴



〔香港〕岑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(宁)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:马仲元

梦里桃花系列

情荡心旌

岑凯伦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(宁夏银川解放西路 105 号 邮编:750001)

新华书店经销: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.5 印张 11 千字

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7—227—01516—5·I·217

定价:5.5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《情荡心旌》

东京，成田机场，巨富朱理的女婿许德正巧识一位美丽绝伦的女子白菖蒲。虽然他拥有艳压群芳的娇妻朱丽丽和可爱的小女儿小丽，可仍然为菖蒲那特有的柔美，淡雅而打动，他无法阻止自己对这个女人的如火激情。

就在他面对自己的感情无法自拔，而决心抛弃娇妻爱女，与菖蒲私之际，菖蒲的情人三雄却突然出现，这使得正对菖蒲的背景疑心重重。

正在德正万分痛苦之际，岳父病逝，他未来的事业已全部掌握于朱丽之手。经过痛苦抉择，德正决心为了爱情，宁愿抛弃如日中天的事业也无怨无悔。

而与此同时，白菖蒲也真心爱上了德正，她不愿自己心爱的人为了自己牺牲一切，她向德正全盘撬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再度谎称自己根本不爱德正，德正黯然离去。

几年后，白菖蒲以她真实的身份，在一个假日海滩约见了德正，倾诉了对他深藏已久的真情。德正深深感动，求她留下。她却浅浅一笑，如释重负地飘然离去。

1

东京成田国际机场。

来自香港的德正航机刚刚到达，由自动电梯鱼贯而下的乘客，特别拥挤。

乘客们步下电梯，纷纷向“行李输送带”前拥去，争先恐后的领取刚从飞机上运下的寄舱行李。

德正挽着手中的一个文件箱，脚不停步地朝机场外面走。

当班机一到东京，他往往总是班机中第一个出门的乘客。

航机抵埠，先下班机的，总是头等舱的旅客，德正总是一马当先。

当其他乘客拥在“输送带”前等待行李时，他总是已在赴酒店的路途上了。

步出机场。立即，他听到生硬的英语声在向他招呼：“许先生！许先生！许德正先生！这里！”

德正回头，见到穿制服帽子的酒店司机，已从机场一边奔了上来。

这是上次来接他的那个司机，熟人熟面。

五星级酒店对待“贵宾，”总是样样周到。每次给他安排同样的套房，而且又是差遣同一名司机服待他。

“车子就在这里，请，许先生。”司机恭恭敬敬一鞠躬，引德正到停在路边的酒店的豪华汽车旁。

司机打开车门，正想招呼德正进车，突然之间，闪出一个黑色的影子。

一个全身墨黑。头戴黑帽的女子，手中拿着一只黑色小皮箱，一闪身，已坐进车厢。

德正一呆，看看那个女的。

那女的仰起脸，向他一笑，用英语答：“谢谢你。”

仿佛在感激德正向她礼让。

站着一边开车门的司机，睁大双眼，忽然之间用日语向那个女的叽叽咕咕。

那个女人一听，回头，也豪不客气地叽叽咕咕跟他回嘴。

一时之间，你来我往，一片日语声。

“什么事？怎么一回事？”德正呆在一边，莫名其妙地问司机。

司机摊摊手，用英语向德正解释：“许先生，告诉她，

这车子是接VIP的，是贵宾用，只接你一个人，她不乘坐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乘坐？”黑衣女郎立即用英语反问：“车身分外不是明明标示着酒店标志么？住的是这间酒店，我当然乘坐！”

“这车子不是让你坐的，”司机用英语向她嚷：“你不是VIP，不是贵宾！”

“你怎知不是VIP？怎知我不是贵宾？”女郎大声问：“你们酒店打算怎么样？对住客不是一视同仁吗？要把客人分等级吗？”

“小姐，你凶没有用，”司机指着那女子：“车子不是用你名字订下的，不载你，下去。”

德正看到事情越闹越大，于是问那女的：“你想去哪儿？”

“酒店啊，就是这一家”。她指指车子：“这不是酒店的车子么？”

“这是酒店的车，”

德正非常礼貌地说：“不过……车子是我订下的。”

“你私人的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连你也要赶我下车？”她一呆。

“不，”想了想，德正摇头：“你可以搭。”

于是德正伸手，拍了拍前面司机的肩头，说道：“让这位小姐同乘吧，没事了，开车吧！”

那位司机不大愿意似的，一连瞪那女的两眼，终于把车子开动。

从“成田”到东京，路途遥远，就象驶往另一个国家一般。

德正这时，才有机会看看身边的她，见到那一张非常艳丽的脸孔。

她绝对不应该是个普通的女人，普通的女人，绝对不会有一张这样美丽的脸。

拥有如此的姿色，她应该是一个明星、模特儿、歌星……

或者是出名非常的千金小姐。

打量了她好一会，她突然回过头来，似乎想起什么似地：“咦？怎么你没行李？”

德正笑了笑

“我没见你把行李搬上车，”她非常意外：“你不是把行李留在机场上了吧？”

“没有行李，”他笑着用手拍了拍那边的公文袋：“我的行李……全在这里。”“就这个……公文袋。”

“去办公事。”

“服装呢？”莫名其妙地，她问。

“酒店有，”他回答：“上次留下的。”

“你有长包房？你常来东京？”她带着意外的眼神。

“最近常来。”他回答：“最近，在谈一点生意。”

飞来飞去的谈生意？多累。

她说：“就是从机场去酒店的路，已经令人很累的了，离市区这么远的机场。”

“坐‘的士’到酒店，足令人破产。”他说。

“我真要感谢你了，”她低声和说：“让坐你的这一部车子，否则不知道怎么办……”

“下次，可坐机场‘巴士。’不过也不便宜。”他说：“近百元港币”“坐‘巴士’到市区这么贵啊？”她简直不能置信，她尖叫起来。

“这是日本东京，”他笑一笑：“我看过一篇报导，全世界消费最昂贵的城市，就是这地方了，名列榜首。”

“而我竟选了这地方来度假。”“你是来度假的？”他意外：“从香港来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不少人都喜欢往欧洲、澳洲去，”他告诉她：“这儿消费贵，用同样的钱，不少人会愿意走远一点。”

“我喜欢日本”

“准备住几天？”“看情形，”她说：“时间长短，要看我的兴趣而定，你呢？”

“几天就走，”“走了又来？”

“对，做生意嘛。”他笑一笑。

“哪一种生意？”

“嗯……投资”

“一定是很大的投资，小规模生意，负担不起这样飞来飞去。”她很肯定地说。

“你贵姓？”他问。

没有立即回答。

“我姓许，许德正，”他首先自我介绍，然后：“你呢？”

“姓白。”她回答。

她没有再说其他的，仿佛无意告诉他自己的名字。
她转开脸去，默默注视车窗外的东京景色。
他见到她的侧脸，是个非常明显而美好的轮廓。

这是唯一能跟丽丽媲美的女人了，在他的眼睛里，从未有一个女人的美丽，是可以跟丽丽相比的。

丽丽以前姓朱，现在生许。

丽丽是他的妻子，上流圈子里，没有一个不知道许德正妻子那一种震撼的美艳。

在他背后，他听过不少人酸溜溜的赞美，因为他娶的是朱理的女儿朱丽丽。

富可敌国的朱理，将女儿许配给他，让女儿在姓氏前，加上他的姓氏……这是他一生中，最伟大的胜利。

“天好像很冷。”他身边的声音忽然说。

他如从梦中惊醒，看看车厢中身边的她。

她回过脸来，明亮的眼睛正向他注视。

“我觉得天气很寒冷，”她又说：“比香港天气寒冷得多吧？”“东京气温要比香港低好几度，”他立即说：“你单独旅行，衣服带够没有？”“在，在箱内。”

“看情形，”她笑笑：“我还没有订下行程，我不喜欢订下行程，限制我自己。”“你一定喜欢自由自在，来去自由。”“别人有这样旅行，才是最好舒服的。”“在日本没有朋友？”“我喜欢一个人旅行。”她回答。

他望她一眼，心中有点诧异。

短短的车程中，他问她好几个问题，她都似乎没有直

接回答。

她的答案仿佛都像在拐弯。

他直接地问，她总是一个转弯，巧妙地避开。

也许，她不想让他认识她，他这么想，毕竟只不过是

一个偶然与他同搭车的人。

一个偶然与他同搭车的人。

他决定不再问。

已是深夜。

经过长途驶行，房车到达酒店，

车子停下，门口的侍者前来开车门，

她先下车子。

“许先生，谢谢你载我一程。”跳下车后，她就礼貌地
道谢：“要不要我负担一半车费？”

“不必了。”他说。

“那么，有机会再见，许先生。”她给他一个微笑，跟着替她运送行李的侍者，走入酒店。

看她背影消失，她飘逸得好像一阵轻烟。

这是一个罕有的美女。

他越来越发觉这个女人的艳丽，仿如无瑕疵的珠宝。越看越珍贵。

“许先生，你的房间准备好了。”酒店经理藤中迎出来，热情地向他走近：“已有好几个电话找过你，全一一记下了。”他步进酒店。

由经理陪同，他直达顶楼的总统套房。

最近，这房间就好像是他的家居一样。

“许先生，这次同来的小姐，要不要对她特别安排？”藤中经理跟着问。

“那位小姐。嗯，她只是同车的。”德正立即说：“我不认识她。”

藤中带着诧异，点点头，退出房去。

德正望望宽大的客厅，落地的玻璃窗外，东京市全在他脚底。

灯光闪烁，尤如一大盘钻石。

步入书房，他取起口

他开始从一端放在桌面的通讯纸条。

，拨电话号码。

一串公事，又开始了。

会议是在许德正总统套房的会议室中召开的。

这么个会议室，可以一起召集十八个人开会。

不过这一次，只有许德正、永田和掌理财政的冈本，仅此三人。

这是许德正“H”企业公司，在日本投资计划的高级会议。

“德正先生，得到最近的报告，计划中，其他三个投资者，先后退出。”永田向许德正报告：“他们是‘田川’，镰仓‘A’和‘GIFU’，留下的，就是东京的‘大川’与我们的‘H’公司，况投这项计划。”

坐在对面的冈本说。“这是一个好消息，许先生。”

“我们的成数，有多少？”许德正凝重地问。

“五五。”

永田回答。

“在投资方面，有你岳父的支持，我们的雄厚实力是远超过‘大川’的。”冈本说。

“我认为有根据，”冈本很有信心地说：“只是荣理先生……？”“我已研究计划书半年之久，”许德正点点头：“他将给我们取入的支持。”“那么，稳操胜券。”冈本点头：“明天起，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详细计划。”“这次您能耽在东京多久？”永田问德正。

“这次时间比较松动，你们把一切要我亲自解决的事项，在今晚一口气让我解决掉。”许德正告诉他们：“我尽量多耽几天。”

“好。”冈本取起面前的杯子：“预祝‘H’公司，未来的游乐场成功。”

“必然成功！”永田笑咪咪地取起杯子。

“有劳两位，必然成功。”许德正一笑，他举起杯子。

跳下车子，德正匆匆向酒店大堂走去。

经过大堂的钢琴边，舒适的沙发上，坐着一个影子。

美丽的形象立即闪进他眼帘，想了想，他提着文件箱，走近钢琴边。

她坐在钢琴附近的沙发上，手中正在翻阅一本日本杂志。

一手翻杂志，另一手，她用笔在杂志上记录着一些文字。

他在钢琴边稍立一会，她这才缓缓抬起头来。

当她一抬头，看到他站在她附近，她讶然地微笑。

“是你，许先生。”她竟仍然记得他的名字。

他走上前，看看她对面的沙发。

“我坐下来，不介意？”他问。

“酒店的公用家具，坐。”她伸伸手。

“在记录些什么？他看看她手中的杂志。”

“在看看资料。”她回答：“找寻一下有什么地方值得去。”“去了哪儿？”“今天去了‘新宿’区。”她回答。

“昨天呢？”“昨天也在‘新宿’区。”“你一定喜欢那地区。”他猜测：“一定逛公司，买东西，做游客所做的事。”

“不。”她立即否认：“绝对不是其他游客所做的事。”“做了些什么？”“秘密。”她一笑。

“我想要一杯咖啡”他看左右：“你要不要一杯？”“可以。”他伸手，把侍者召来，要了两杯咖啡。

当他喝咖啡时，她的视线注视在他的文件箱上

“我以为大老板到本地办公事，都不必手提文件。”

“哦？”他有点意外，看看身边的文件箱。

“提文件箱的，都是文员、雇员。”她解释：“大老板，总是两手空空。”“老板也有文件要看，要签……”

“他应有女秘书跟随左右，不是么？”他先是一呆，跟着又微笑。

“那么我不是大老板，”他问：“你凭什么确定我是大老板？”“因为你住‘总统’套房。

德正有些意外：“你怎知道我住总统套房？”

“这酒店顶层没有其他房间，只有‘总统’套房。”她喝口咖啡，慢条斯理的回答。

“你又怎知道住顶楼？”“啊，追根问底？”略略仰起脸，她笑：“昨天你进电梯，电梯没有人，只有你一个。电梯一

直上升，直到顶楼才停，我看到电梯上升的灯号，中间没有停顿过。”

“你能做侦探。”他又问：“怎么我没见到你？”“我本来也是跟你乘同一部电梯，可惜迟了一步。”她回答：“你一定很忙，踏进电梯时，一直在看手中的一些文件。如果你不留神阅读替我按一按电梯，我也许赶得及跟你乘同一架电梯。”他见她眼睛中的光采，当她说话时，她的眼是会笑的。

她有一双能吸引男人的双目。通常能令男人如醉如痴。

“你好像很注意我。”他喝口咖啡，这样说。

“我注意你。因为坐过你车子。”她落落大方地：“我还记得你的名字。叫德正。”

“好记性。”

“记得我姓什么呢？”她问。

“我也有好记性，”他回答：“你姓白。”

“你也注意我。”她看他一眼：“不然，就是你的记性很好。”“我还未知道你的名字。”

“你若注意我，你自然会知道。”她合上书：“谢谢你的咖啡”

“你上哪儿？走了？”他急问：“不多坐一会？”

“我有事，”她说举着手中的书：“有许多地方要去。再见，许先生。”

眼看着她离去，见到她轻盈的影子，有如一阵轻烟。

想一想，他走到酒店接待处前，经理藤中已迎面向他走来。

“许先生，有什么吩咐没有？”藤中恭恭敬敬地问。“看见我刚才跟一个小姐喝咖啡吗？”他问藤中。

“见到，”藤中点头：“就是那天跟你一起坐车到酒店来的那位小姐。”

“替我打听出她的名字，”德正说：“她姓白，但我知道她的名字。”

“等一等，我立即可以打出来，许先生。”藤中走到柜台后去。

这本来是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，酒店应该保守每个住客的秘密。

但是世事亦有例外，就因为他是许德正。

藤中经理回到他的身边来，向他点一点头。

“有了，”藤中对他说：“她姓白，名字是一种花。”

“一种花？”

“菖蒲花。”

“白菖蒲？”许德正有点意外，然后，他点点头：“嗯，白色的菖蒲花。”

他转身，向藤中嚷：“谢谢你。”

往电梯走，才走了两步，许德正又突然回过头来。

“等一等，藤中经理，”他忽然说：“有件事想问你。”

“什么事？许先生”

“现在日本有菖蒲花吗？”

“哦……有！”藤中立即说：“现在是五月，正是菖蒲花季。”

“替我找十打菖蒲花。”许德正说：“送到白小姐的房间

里。”

“是……”

藤中笑：“我一定送到。”

阳光份外明朗，晨光透过嫩叶，柔和地洒在玻璃上。

透过巨幅玻璃，光线温馨地洒在餐厅的餐桌上。

许德正坐在在酒店咖啡室的巨幅玻璃后，边看报纸，边享受着桌面的早餐。

一个影子悄然靠近，遮住德正手中报纸上的阳光。

他抬起头，见到站在玻璃前的白菖蒲。

她的秀发透过阳光闪烁着丝丝金黄色的光泽。

他看她，觉得她好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，她犹如来自宇宙外的另一种生物。

令他迷醉的是她脸上那种微笑，带点神秘的微笑，却又充满诱惑。

“我坐下，可以吗？”她问。

她立即伸手，拉开他身边的椅子。

她坐下，有如一阵清风。

“谢谢你的花。”她说：“你大概把整个东京的菖蒲花全摘光了。”他笑：“你大概知道，我已打出你的名字了？”

“对于你非常容易，”她说，毫不意外：“只要问一问经理，他必然告诉你。”果然聪明。

“你的花令我的房间变成花园。”她柔声说：“你也许想知道，我从小的愿望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